

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

美人六

我时常在闲暇时琢磨逝水、年华和金缕衣裳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人们说此处逝者是指时光，如水一去不回。我想，金缕衣也是如斯，少年时与金缕衣都得惜取。所以，从古至今，惜时惜财的古训比比皆是。而且，对于水本身，也需珍惜汇聚。

——《定居的河流》

四

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来龙去脉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来龙去脉。断裂带，是我的来龙去脉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它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痛，一小块月光就能擦亮的痛。

三十二岁，隔着岁月，我推开一扇最廉价的窗子，仍能望见怀着我背着背篓勒水麻叶子的母亲的身影，望见外婆羞答答掀开碎花衣裳让我吮她干瘪的乳房的情形，望见那个在苍黄和翠绿之间折返跑的村庄，望见那个死死拴着我童年少年时光的刘家院子，望见家门那条蜿蜒而去的河，望见那些像纸片一样流淌在风中的人事，也望见熟悉和陌生之间，那条隐秘而又生动的折痕。

春节，从绵阳回老家过年。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，流淌中，人有了变化，家也有了变化，确切点说，老家的家，是母亲和弟弟的家，如今他们生活在一起。

家门前，一条瘦瘦的河依然在流淌，岁月在流淌，而那些进进出出生生死死的人，也依然在大地上流淌，在我尘封又打开、打开又尘封的记忆中流淌，在我写下的颂词和悼词之间流淌。

刚到家，母亲就告诉我：“你强哥回来了。”

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心头却无任何波澜。

按辈分，强是我的堂哥，身上有几分之一的血液是一样的。以前我们都住在刘家院子，刘家的后人嘛——断裂带以前许多农户都是这样，儿女不会离得太远，不像今天这般，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，人在哪里，家在哪里——传统早已碎裂。住在刘家院子的总共四家人，还有外婆和大娘家。地震后，强哥家的房子卖给别人，新房子修到公路上去了一晃，又是两三年不见，这些年，都成家立业了，上有老下有少，为稻粱谋，聚少离多，逢年过节，偶尔能碰上。强哥大学以后去了上海发展，混得不错，二〇一四年我的散文得了个奖，去苏州领的奖，返程在上海跟他匆匆见了一面。堂哥有糖尿病，曾经重度昏迷过一次，我是知道的。但那次，堂哥带着女友一起来了，在黄浦江边，舍命陪君子，喝了好几瓶啤酒，喝完酒，强哥叫女友出去买了四包硬中华，然后跟我展示了他每天都必须打的胰岛素，并且说，这些都是女朋友买的。后来我们又见了一次，他结婚，在老家办的婚礼。实话实说，强哥在我们院子的几个兄弟姐妹中间，并不受欢迎，他有点小聪明，据说，念高中时挖过我弟弟的墙脚。母亲蜻蜓点水的一句话，点燃了我许多回忆。在其乐融融的堂屋里，跟两个女子一个侄儿嬉闹的弟弟可能也听到了，但是没有反应，面无表情。我又记起了一件更加可恨的事。那是个下雨天，唧唧的雨水挂在屋檐，像一片水晶项链，我和弟弟到强哥家玩，大伯也在，不知怎么的，弟弟和强哥打起了赌，而内容就是，弟弟敢不敢张着嘴，把脸凑到强哥的小鸡鸡面前。那时候真是蠢到家了！我小，不懂事，没有阻拦，弟弟更傻，照着做了。强哥像是蓄谋已久，一下子把尿撒到弟弟嘴里。在大伯和强哥惊天动地的笑声中，我没有能力和勇气保护弟弟，我拉着吃亏的弟弟回家了，心里那种莫名的痛，依然清晰。

在刘家院子，大伯一家一直都很奇怪。大伯手脚不干净，喜欢小偷小摸，村里尽人皆知，但大都睁只眼闭只眼。他的女儿，强哥的亲妹妹也继承了他的坏毛病，具体细节整理出来，估计能出一本书。伯娘和强哥呢，倒是好一点，就是嘴碎。记得我从外婆家下山不久，伯娘还问过我：“听说你外婆家的腊肉香肠多得吃不完，都埋到地里的啊？”这句话，我是后来才明白意思的，伯娘这是在咒人呢！这些年，村里大多数人家平时都是清风雅静的，唯有大伯家，不时闹出些动静。有一次，已经嫁人的堂妹哭着给所有刘家人打电话，过牛坪堰隧道那边帮她出气，说邻居冤枉她扯了人家地里的葱子。自然没有人搭理。还有一次，也是过

年，堂哥打电话报警，叫来派出所的人，让把酗酒打人的大伯抓进派出所。这件事不能不管，父亲和么爸纷纷赶去苦口婆心劝了又劝，这才没有让大伯在派出所过年。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样一年年堆积着，有时想到弟弟的耻辱，我百感交集。当然，过去的事了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，流淌，就是往前看。

我没想见强哥一面。

估计他也没想见我们。

大年初二，我们坐在堂屋烤火。母亲从外面回来了，人没坐下，她就用她惯有的那种略带表演性质的语气告诉我们：“哎呀！你们晓得不，出大事啦！”

我们的耳朵纷纷竖了起来。

母亲噤里啪啦说了起来：“今天早上，你强哥，伯娘和燕娃子，把你大伯按在地上黑打了一顿，打得鼻青脸肿的，打了开车就走了，强娃子带着你伯娘去上海了！这个强娃子要不得啊，咋说也是他爸嘛！”

母亲一口气说完，两手一摊。

弟弟面无表情。我说：“我去看看！”

母亲却说：“人家走都走了，你看啥看，少管闲事！”

我们就都不说话了。无话可说。

其实，关于强哥，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挨大伯的打。那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暑假，几天暴雨，家门前河涨水了，洪水扑天，淹了对岸李家院比河床高了几米高的庄稼地。涨水好钓鱼，弟弟、波哥、强哥和我握着鱼竿站在岸边钓鱼，我们心情愉快，吹着口哨。鱼太多了，刚抛出鱼竿，就有鱼儿上钩。那天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活蹦乱跳的鱼儿成群结队往我们盛满清水的水桶里钻，但蹊跷在于，那些鱼儿只往我们的水桶里钻，却不给强哥面子，他一条鱼影子都没钓到。大伯来了，看了看我们水桶里的鱼，又看了看强哥空荡荡的水桶，脸色渐渐阴沉下来，抱着膀子站在强哥旁边。下了暴雨，又是涨洪水，河边冷飕飕的，强哥却已经满头大汗，看得出来，强哥没有钓到鱼，有些着急。钩不到鱼不算什么事吧，然而，就在我们继续专心钓鱼的当口，大伯突然暴跳如雷，几脚把强哥踹倒在地，一连串耳光落在强哥脸上。强哥瞬间蒙了，我们也蒙了，不知道大伯为什么打人，不知强哥为什么挨打，又像是知道。大伯打完了，一声不吭地就走了。大伯走远了，强哥才伤心伤心一顿痛哭。波哥把手伸进水桶，摸出几条鱼扔进强哥的水桶，骂了句：“没事，那就是个神经病！”强哥的眼睛里，早已蓄满仇恨的火花。我小时候也经常挨打，但我从来没有挨过类似于堂哥这样的打。

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这句话恰当吗？

早听说大伯这几年酗酒，胃都烂了照喝不误，喝醉了就发酒疯。强哥这次回来恐怕本来就不是为了过年的。我相信，一切都有因果，而我们，也都有我们的因果。

五

断裂带，我回来了，可我还是那个我吗？不是。外婆家宽敞的院子里，婆婆的竹影早已灰飞烟灭，只便，照得一些盘根错节的竹根子从堡坎下的泥壤中勉强探出脑袋，闪烁出曾经的记忆；我看着我儿时曾无数次俯瞰的河。可那条河还是那条河吗？不是。外婆家的房子，既不是现在的样子，也不是原来的样子——去年冬天，外婆家地震后新修的房子，因为疏忽大意，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。外婆装在铁盒里的几万块积蓄，也化成了灰烬，出事第二天，我们打开铁盒拍照，那些钱只有小孩拳头那么大，只有天上的白云那么轻。

外婆家的房子来不及修。

所以，这个春节，注定是一个充满隐喻的春节。也注定我们要在残垣断壁间困年，在一种不乏生活隐喻的背景中困年。

坐在外婆家没有屋顶的堂屋边缘，临时充当火盆的铁锅下柴火噼噼作响。我们嘴上燃烧着过往，又像是回到了过往。

在街上做生意的二姨跟我诉悄悄话：“你外婆随时都在盼你，每次

到我那儿都要问我刘勇啥时回来。”

外婆，我回来了。可我还是我吗？不是。我心里的那个声音说。

二姨笑呵呵地说：“你外婆还说你现在变了。”

二姨又说，我跟她解释：“刘勇现在忙，要养家糊口，要供房子。”

我如鲠在喉，久久说不出话。

说完这个，我和二姨转换话题，又很自然地说到了天灾人祸，说到了外婆家的房子，说到了昏头昏脑的舅舅和舅妈。

去年冬天，火烧掉了外婆家的房子不说，夏天，断裂带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，突然越过河堤，撕破二姨家超市后面的围墙，几十万的货物瞬间随波逐流，损失惨重。救灾那几天，我也赶回断裂带，望着被泥沙塞得满满的超市和一片狼藉，二姑父跟我们说：“人哪，命只有那么大，不要想多余的。”在外婆家清理火灾现场，记得二姑父又这么说了一次。

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对舅舅和舅妈有意见。

因为他们，我们每个人肚子里也都烧着一盆火。客观而言，这个家应该是村上日子最好过的，可是，就因为舅舅和舅妈不会过日子，不想好好过日子，只想挣钱存钱，又三天两头闹离婚，这个家才折腾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有的是钱，却宁愿住着破破烂烂的房子，也舍不得花钱修楼房。各种好言相劝，开始以为他们是不长耳朵的人，后面才知道，他们压根就没当回事。

为了赚钱，舅舅整天东奔西走。

舅妈，除了使劲往存折上攒钱，就是跟村里几个女人跳锅庄。家里的水泥院子这么大不跳，非要跑到山下转盘路的公路边跳。如果不是跳舞，去年冬天外婆家的房子也不会烧了，那天傍晚她出门跳舞，往正在晒梅子的梅子坑里撒了不少柴，后来火烧大了，烧燃了梅子坑，又顺着梅子坑上的竹竿，一直烧到家里房子。但是，没人敢说。

两颗心没那么容易睡在一起。

前年，在我们山下家里吃饭，舅妈突然在微信上的亲人群里发了几张陌生女人的照片。二姨在后面发了三个字的消息：“莫明堂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：“那个女的，就是你舅舅原来退亲那个。”

舅妈跟我们诉苦：“这些照片都是你舅舅手机上的，还有裸照。”

去年，舅妈公然把一个江油的网友带到家里。我们上山看外婆撞了一个正着，却感觉像是做了一个特别奇葩的梦。那个相貌奇丑又自以为是的男人居然当着我和一些村里人的面，不知为什么，开始振振有词大肆羞辱舅舅“不会做生意”“脑壳被门夹了”，同样的话，说了好多遍。外婆当时也在一边，我的外婆啊！舅妈网友每张牙舞爪地说一句，外婆就轻轻重复一声“我娃哪有你能干？他只有那么大的本事！”我的心就狠狠战栗一次。我的心在流血，但我迟迟没有发作，冷眼观望着这荒诞戏剧的场面，就是想看看舅妈的网友到底多么厉害。最终，舅妈的网友，被我指着脸痛骂一顿，骂得一声不吭，我心里那个声音告诉我，他只要说一个字，我就让他躺在那里，不计一切代价，不管任何后果——我都要为外婆为自己出口气——他伤了外婆的心，就是伤了我的心。遗憾的是，他一个字都没回，我失去了动手的机会。

“哪儿来滚哪儿去！”

舅妈网友灰溜溜地走了。

我和二姨聊着这些永远没有答案的事，不知不觉，天就黑了。断裂带，一片漆黑。只有外婆家堂屋灯火通明，我们的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。有一阵，我忽然想起，我所在的墙角边，就是当年舅舅用气枪给了我一块伤疤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我重新坐在了我的伤疤上。我看到身体里有个孩子慢慢蹲了下去，殷红的血，我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，就像我来到人群中的那天母亲脸上颗粒状的疲倦，正以液态的形式穿过皮肤的尽头，飞快地流向脚踝，流向脚下的断裂带。我陷入了恍惚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雪花

【第2517期】

定居的河流

彭家河

我的老家在川北深山中。川北自古贫瘠，人云：阆苍南，最苦寒。即是说阆中、苍溪、南部三县荒芜落后，为川北最甚。川北属革命老区，有山有水，山是青山，水是绿水，嘉陵江还让阆苍南三地一衣带水，但由于地远道阻，物产单一，多年都难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。人穷往往志更短啊，从来不敢定个像样的小目标，大多缩手缩脚，哪里还敢作敢为？于是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人们多听天由命，安于现状。对于长期在深山中生活的人，特别是穷人，水、时间、金钱这三件东西，最珍贵的肯定不是时间，可惜水与时间都不能换成脱贫的现钱。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，这也是山里人千百年来梦想。

嘉陵江中游这三个山水相邻的贫困县，如三个困顿的难兄难弟，如何才能走出穷山恶水呢？没有出路，就找出路啊。于是，修路便成了头等大事。我之前回老家，要从县城坐车到乡上，乡上走路到河边，过河再爬坡上坎，一整天才能回到八十里外的破瓦房中。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，无论天晴下雨，个把小时就可以顺利来回。但是，村里路虽然通了，山上也只有少量的土产，河里是浅浅的流水，也没有多少水产，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如何才能让山水生财呢？

苍溪早年就在山上做文章，满山柏树灌木卖不成钱，那就改种果树啊！在我上小学的20世纪80年代初，就知道苍溪雪梨味道好，只有过年时父母才会买个雪梨罐头全家分食，吃完罐头还要往罐头瓶子里倒进温水涮一涮，把微甜的水喝完。后来苍溪才有了红心猕猴桃。其实，梨树、桃树，川北一带每个村都有，可是只有苍溪雪梨仍留在记忆深处。如今，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，花下总少不了全国各地的游客。

阆中呢？不是一片片青瓦旧院吗？在别的地方都在大规模拆迁改造修高楼大厦的时候，阆中反其道而行之，修旧如旧保护古城，换个地方建新城。如今，阆中古城已是全国四大古城之一，每逢节假日，阆中街巷火树银花，人如潮涌。

人们可以到苍溪吃雪梨、猕猴桃，以饱口福；可以到阆中看风景，以饱眼福。那么，嘉陵江顺流而下的南部呢？

既然水能生财，那就不能让它白白流走！嘉陵江有条六百多里的支流，名西河，流经南部县境有四百余里。每年夏天，洪水都会把两岸的庄稼冲刷一次，有时甚至还会吞没几条人命。平日，水总是从眼前一晃而过，除了可以游泳洗衣外，也打不起多少鱼，被水冲怕了的村民们都生活在两岸的高山上，依然干旱缺水，望天种田。西河两岸山上的闹要渴死，山下的却闹要淹死，人们就这样担惊受怕地过了一辈又一辈。在我刚出生不久的20世纪70年代，为了解决川东四百万人的饮水困难，上万南部人民肩挑背扛，经过七年奋战，终于在升水镇两山间修起了一道七十九米高的大坝，截断川北云雨，高峡出平湖。然而，隔山容易隔水难，湖水一涨，把当年的连绵高山切得七零八落，大量良田沃土没入水下，行路难、用水难、就医难、增收难等难题如几条大索又把库区人民束缚得不能动弹。十三亿立方米的水体存放在川北高山之间，这是一笔巨大的隐形财富啊！人们都期望这隐形的财富变成白花花现金，可是如何让这湖死水变活水呢？人们网箱养鱼，水却变臭。养鱼不行就养生吧，发展旅游是个好办法。于是升钟水库更名升钟湖，开始举办全国钓鱼大赛聚人气招客商。想不到，这办法可行。南部县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九届国际钓鱼比赛，升钟湖早已美名远扬，渔家乐、农家乐、野钓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，湖两岸的村民家中时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垂钓休闲、康养度假的远客。

几年间，嘉陵江梯级开发工程相继竣工，苍溪、阆中、南部城边都建好了高大的水坝，湖水让沿江的三县临湖而居，让川北大山里的村落、城镇兼有了江南水乡的风韵，也带来了鱼米之乡的商机。尝到亲水甜头的南部人民又对县城内的“一江五湖”分级打造，让百万人民借水之力，走出了大山，走出了贫困。南部除了烟波浩渺的升钟湖外，还有俊秀小巧的八尔湖。八尔湖之前叫八尔滩，是以灌溉为主的水库。想不到几年间，音乐喷泉、水幕电影、古镇、码头、环湖跑道、民居博物馆、水上游乐场、特色旅游风情小镇、特色农产品交易市场等先后建成。白天绿岛棋布，鲜花似镜，夜晚灯影婆娑，水映琼楼，行走在八尔湖，恍如隔世。定居的水，让川北山乡蝶变成远近闻名的休闲度假景区，再一次刷新了世人对于川北的印象。

流动的水固然有其流动灵秀之美，定居的水也当然有其平静深邃之美。积水成渊，积善成德，让水定居，更能因水聚财。重回故土，老区已换新颜。苍溪看山，阆中看城，南部看水。眼下川北，可谓：阆苍南，美名扬！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2月9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洋仁 版式设计：张磊